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作者
老酒

李二

从政记

1

二舀朦胧地觉得有人在晃动，想睁开眼，眼皮却被黏住，怎么也睁不开，想歇被坐起来，胳膊干脆不听使唤。不好，是屋里进了坏人，自己被绑了！思凤这几天总讲，报上谁家被偷，屋里睡着活人，小偷就大摇大摆地偷东西。莫非倒霉事儿轮到咱家了？想到这儿，二舀憋住劲儿，大喊一声：“抓贼呀！”这一喊把正睡着的儿子丑丑弄得直毛楞。折腾了一阵儿，二舀才知道睡魔了。他揉着眼睛，看床边闹钟，才六点多，翻个身把胳膊伸到床里，竟是空的，拧开灯，见枕上有字条：今天是报考公务员最后一天，我考虑再三，给你把名报上，等着我。这个老娘儿们，不管不顾的，非得照她儿子走。二舀睡意全无，寻摸一支烟，燃上，吐出浓浓烟雾。二舀姓李，从报户口开始，到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到秋实文艺出版社，名字问题一直被人关注，起初是二舀爸，后来是二舀，都要解释一番，说出生时，赶上国家困难，家里一点吃食都没了，从生产队借了两舀子米才保住性命云云，直说得对方“噢、噢”地明白。这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实在烦了，便简略成一句话：李家范“舀”字，本人排行老二，故得此名。两舀米救了性命，也给饥饿年代出生的二舀留下了鲜明特征：虽然年龄过而立之年，体重不过六十公斤，缺少脂肪的面庞如刀刻一般，村主任说这孩儿咋琢磨咋像俺家的狗崽儿。于是又对二舀爸开玩笑道：亏得没在海边，不然非叫台风刮了、海浪掀喽不可。其实，事儿还不仅这些。大学时，一女生发现了二舀另个秘密。一次上大课，老师讲现代汉语，说是讲，莫不如说是老和尚、给小和尚小尼姑们念经，又是盛夏午后，一会儿，就有半数打起瞌睡。别人睡了没事，二舀伏在桌上，被发现了问题，那女生把问题指给一男生，那男生又指给另一女生，接着后边的指给再后边的，左边的指给再左边的，右边的指给再右边的，引得课堂骚动起来。睡得再多，老师也不会干预，但怕骚动，一骚动思路就被干扰。于是“老和尚”出面干预，课堂重又恢复常态。二舀也同大家一

一部官场新人的挣扎、成长史

作者
老酒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李二 从政记

二酉朦朧地觉得有人在晃动，想睁开晃晃，眼皮却被黏住，怎么也睁不开，想掀被坐起来，却听清脆一声使唤。不好，是屋里进了坏人，自己被绑了！思风这几天总讲，搬进谁家被窝，屋里睡着活人，小碗就大摇大摆地到咱家了。二酉憋住气，大喊一声：“抓贼！”丑丑吓得直发抖。折腾了一阵儿，二酉才知道睡魔门钟，才六点多，翻个身把胳膊伸到床里，还是空的，拧是报考公务员最后一关，我思风再三，给二酉把名报上，二酉管不顾的，非得照她路子走。二酉睡意昏昏，寻摸一支二酉娃李，从扯户口开始，到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到一直被人关注，起初是二酉爸，后来是二酉，都要解释困难，家里连粮食都没了，从生产队借了两酉子米才“噢、噢”地明白了。这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就

李家范“酉”字，本人排行老二，故得此名。两酉米救了性命，也给饥饿年代出生的二酉留下了鲜明特征：虽然年龄过而立之年，体重不过六十公斤，缺少脂肪的面

一部官场新人的挣扎、成长史

庞如刀刻一般，村主任说这孩儿咋琢磨咋像俺家的狗崽儿。于是又对二酉爸开玩笑道：亏得没在海边，不然非叫台风刮了、海浪掀喽。大学时，一女生发现了二酉另一个秘密。一次上大课不如说是老和尚、给小和尚小尼姑们念经，又是盛瞌睡。别人睡了没事，二酉伏在桌上，被发现了。那男生又指给另一女生，接着后边的指给再后边的，引得课堂骚动起来。睡得再多，老动思路就被干扰。于是“老和尚”出面干预，课堂

© 老酒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二鬲从政记 / 老酒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313-3885-7

I. ①李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2138 号

李二鬲从政记

责任编辑 王维良

责任校对 高 辉

封面设计 杜 江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

字 数 336 千字

印 张 16.25
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885-7

定价: 2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14-4871130

目 录

上 部

第 一 章	你爸中了	003
第 二 章	报到工业局	011
第 三 章	非驴非马	017
第 四 章	阴错阳差	023
第 五 章	哑唱	028
第 六 章	啥意思	033
第 七 章	谈官论道	038
第 八 章	小试锋芒	043
第 九 章	真假难辨	049
第 十 章	中国式饭局	057
第十一章	扯哩眼儿楞	066
第十二章	“拉闸”闹事儿	073
第十三章	体会变脸	078
第十四章	鹦鹉学舌	084
第十五章	领导有事儿	089
第十六章	反思解惑	097

下 部

第十七章	S县任职	105
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第 十 八 章	初次交锋	110
第 十 九 章	停职检查	117
第 二 十 章	恢复工作	123
第二十一章	牯牛河扶贫	128
第二十二章	实话实说	134
第二十三章	人代会上	140
第二十四章	劝访	147
第二十五章	机遇乎陷阱乎	155
第二十六章	接待日商	166
第二十七章	尴尬日本	173
第二十八章	政府的地瓜	183
第二十九章	驯兽师	189
第 三 十 章	出书遭查	195
第三十一章	较真儿	202
第三十二章	救场	209
第三十三章	遭人暗算	216
第三十四章	申请辞职	226
第三十五章	最后较量	235
第三十六章	真相大白	242
第三十七章	尾声	251

李二畱从政记
LIERIAOCONGZHENGJI

上部

第一章 你爸中了

1

二舀朦胧地觉得有人影在晃动，想看个究竟，眼皮却被粘住，怎么也睁不开，想掀被坐起来，胳膊干脆不听使唤。不好，是屋里进了坏人，自己被绑了！思凤这几天总讲，报社谁家被盗，屋里睡着活人，小偷就大摇大摆地偷东西。莫非倒霉事儿轮到咱家了？想到此，二舀憋住劲儿，大喊一声：“抓贼呀！”这一喊把正睡着的儿子丑丑弄得直毛愣。折腾了一阵儿，二舀才知道睡魔了。他揉着眼睛，看床边闹钟，才六点多，翻个身把胳膊甩到床里，竟是空的，拧开灯，见枕上有字条：今天是报考公务员最后一天，我思考再三，给你把名报上，等着我。这个老娘儿们，不管不顾的，非得照她路子走。二舀睡意皆无，寻摸一支烟，燃上，吐出浓浓烟雾。

二舀姓李，从报户口开始，到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到秋实文艺出版社，名字问题一直被人关注，起初是二舀爸，后来是二舀，都要解释一番，说出生时，赶上国家困难，家里一点吃食都没了，从生产队借了两舀子米才保住性命云云，直说得对方“噢、噢”地明白才罢休。这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实在烦了，便简略成一句话：李家范“舀”字，本人排行老二，故得此名。两舀米救了性命，也给饥饿年代出生的二舀留下了鲜明特征：虽然年龄过而立之年，体重不过六十公斤，缺少脂肪的面庞如刀刻一般，村主任说这孩儿咋琢磨咋像俺家的狗崽儿。于是又对二舀爸开玩笑道：亏得没在海边，不然非叫台风刮了、海浪掀喽不可。其实，事儿还不仅这些。大学时，一女生发现了二舀另个秘密。一次上大课，老师讲现代汉语，说是讲，莫不如说是老和尚给小和尚、小尼姑们念经，又是盛夏午后，一会儿，就有半数打起瞌睡。别人睡了没事，二舀伏在桌上，被发现了问题，那女生把问题指给一男生，那男生又指给另

一女生，接着后边的指给再后边的，左边的指给再左边的，右边的指给再右边的，引得课堂骚动起来。睡得再多，老师也不会干预，但怕骚动，一骚动思路就被干扰。于是“老和尚”出面干预，课堂重又恢复常态。二歪也同大家一块恢复了，但对事情真相蒙在鼓里。课后议论被二歪听见，说他后脑勺有指印痕迹。二歪摩挲着后脑勺，心说自己咋就没觉得？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二歪问老爸，老爸叫人代笔，讲了祖上一故事：清太祖努尔哈赤那阵儿，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跟着努尔哈赤干，因长得膀大腰圆，被选为扛旗手，努尔哈赤走到哪，大旗就打到哪，深得努尔哈赤赏识，努尔哈赤多次抚摸其后脑，自此李家后人的后脑勺都有指痕。二歪知道这也就是个说法而已。

二歪此时又摩挲着后脑，心想很是聪明的老婆为报个名，竟傻乎乎地起个大早，值得吗？他穿好衣服，胡乱洗了脸，就到屁大点儿的厨房忙活上了。想着昨日与思凤吵嘴不欢而睡的情景。知道老婆是好心，想让自己进步，只是自己明知故吵罢了。

2

思凤留了字条，拢了把头发，蔫悄儿出了屋，登单车，七点钟刚过，就直奔省人事厅。四年前她在一家审计师事务所工作。除了本职工作，思凤没事时好写，稿子总在省报上登载，还被评过优秀通讯员。报社一老编辑看思凤潜力还没全部发挥出来，于是出招，要她学写言论。思凤当圣旨一般，开始琢磨起来，写成几篇给二歪看，二歪说比报上的要好。又拿给那老编辑，老编辑二话没说立马给编了，思凤手捧那报纸，像买了一件可心衣裳。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。赶上报社招揽人才，经那老编辑推荐，思凤进了报社。

人事厅的门卫挡住思凤，思凤亮出记者证。门卫看那上的照片，又看本人，说与照片差距咋这么大？又问赵记者有何贵干？思凤心里不舒服，心说你一个门卫看好门得了，胖瘦与你有何关系？但又不好发作，杨振华在相声里不是说吗：看厕所的也有权，找个借口不让你方便的话，你不就得憋着吗？思凤说是约好这个时间来的。门卫递过证件，思凤细细打量那上面的自己，还是四年前的样儿呢。不怪人家发问，就这几年的工夫，自己真没个看了，用一个字形容，得用“肥”字，俩字那就是“肥肥”了。思凤把账一股脑儿记在二歪身上：说肥是一种古典美，肥人好交、宽厚善良、通达事理，说当初见其有“肥”的潜力才猛追的。被他一忽悠，就成了今天这样子。

省直机关考录公务员的事儿，思凤一直关注着。她有个习惯，啥事都要抢先儿，

这也是买股票总结出的。那时当记者的虽对改革触觉敏感，掌握着政策走向和最新信息，但到动真格时，没几个敢比量的了。当时一前景看好的企业的股票上市，以一元钱原始价出售，竞买者寥寥。思凤力排众议，出手就买了一千股。同事肖竹菊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，说思凤有个贼胆。二舀也不无埋怨，说钱换了一捆花纸，疯了还是咋了？思凤全然不顾，说北方照比南方就是有差距，人家尝试过的事情，我们都不敢，就一千块钱呗，权当打水漂了。

思凤一点不傻，早就说应报名，二舀不报，思凤出差几天，报名的事儿耽误了。昨天吃过晚饭，二舀趴床上写文章，趴床习惯是逼出来的，仅有的写字桌，他心甘情愿让刚上学的丑丑独享了。收拾了碗筷，思凤见二舀还像个没事人儿，气便不打一处来：叫你报，就是不报，截止时间到今几个，你到底咋想的？正提笔“下蛋”的二舀，眼看收个尾“蛋”就落地儿，这一唠叨，造成了难产。二舀好鼓捣点诗歌、散文啥的，并在一些报刊上经常露个小脸儿，在文学圈儿也小有名气。前年考入省城秋实文艺出版社，干得有滋有味。他来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瞪眼说，在出版社待得挺好，为何非得考那臭公务员？你这叫强加于人！思凤急了，说怎那么不知好歹？难道是往火坑推你？我为啥？不都是这个家吗？还有你李二舀的前途！又说要天天就码个文字，领导个文章，这么一辈子的话，你一个老爷儿们的，我都替你掉价！思凤长出一口气，说看人家肖竹菊，老公在省工业局好风光，还三天两头地分东西发钱，就是与鼓捣文字的不一样。二舀堵住耳朵，去卫生间撒尿。思凤见白费了嘴皮，一时兴起，将床上稿子三两把扯了。二舀出来时，见稿子成了碎片，气得浑身发抖，骂思凤是个败家老娘儿们。一阵狂风暴雨，又都像没事一样。二舀把拼好的稿子放进挎包，开始逗邻家跑来的小狗。思凤也凑过来，对狗说，你跟驴待在一起干啥？二舀一时被忽悠了，说是狗，不是驴！思凤说我跟狗说话，你搭啥茬？二舀知道被老婆小涮一把。心想，啥时嘴也学贫了。

思凤原本不大说笑话，更不会嘲弄讥讽，自打跟了二舀，逼得思凤不得不学，否则总要吃亏。原先那阵儿，没事时思凤爱哼段京剧，还时常在阳台咿呀吊个嗓儿。一天，编辑部有人买彩票中奖，大家起哄要撮一顿，二舀也参与了，直闹腾到半夜。思凤责问二舀，二舀打着饱嗝儿说，是领导找谈话耽误的，问我为何天天打老婆。我说人家是在吊嗓儿嘛，领导说不对，说每天天还没亮你就打，打得吱儿哇儿乱叫，把邻居美梦都搅了。还说今后再打，要到屋里打，把窗户关好打，否则就在全社通报批评。二舀醉话，把思凤整得哭笑不得。

差一刻八点钟，人事厅门前才见稀稀拉拉上班的队伍。思凤瞄准一夹皮包、圆脸庞的年轻人上前去问。那人打量着没梳没洗的思凤，说大姐挺会相面的，怎就知我管这

事？思凤说，一看面相就知是管大事的哟。圆脸庞干部说，报名点在人才交流中心，昨天下班前就截止了。思凤忙找理由解释，说这我知道，没办法，一家三口，两人出差，就耽误了，这不就起早来了吗？说着又把记者证亮出来。那位干部见是省报记者，态度有所升温，说自己叫刘可可，负责公务员录用工作，既然记者大姐如此心诚，就破回例。于是领思凤到办公室，让座倒茶，翻出报考登记表和招考简章，嘱咐思凤上午务必送来。思凤拉人家手摇着，连说谢谢，刘可可几次想把手抽出都没抽出来，就这么牵着走出门外，弄得刘可可满脸通红。

思凤一路春风往家赶，幻觉着老公当上公务员的样子，感叹着这几年考录公务员急剧升温的形势。就说去年中直机关公开招考，录取和报考比例高达一比三十二，一国家级报纸大发感慨，刊登《1：32说明了什么？》一文。这还用说吗？说明现代人把事情看透了，公务员旱涝保收，公务员地位显赫，公务员椅子保险，知道居家过日子得来实的，也就二歪跟人看法不一样。思凤看表，都快九点了。

3

其实吵架时，两人都比着犟，过后又都为对方考虑。思凤知道了凡事不该强求老公，二歪也懂得了老婆用心良苦。想着老婆头没梳脸没洗，起早为自己报名，二歪觉得鼻子发酸，眼泪涌了出来。丑丑吃完早饭走了，他煮了一碗面，卧了俩鸡蛋，又在碗上盖了一个盘子。把昨天剩饭热了，就着些榨菜，自己就算把早餐吃了。

屋里屋外瞎忙的工夫，思凤风似的把自行车骑到了房门口。二歪吓了一跳：哎呀，结婚这么些日子，真不知老婆车上功夫，就直接骑炕上得了呗！见二歪真在家等着，思凤心里欢喜，说结婚这么些日子，真不知老公也有不犯犟的时候。

洗漱过后，囫囵着还热乎的面条，说要不是今天起早，遇到贵人，报名的事儿恐怕没戏了。又把遇到刘可可的事儿说了。二歪穿衣提鞋、背上十年一贯制的牛仔包，抹扯了两下头发，就要与思凤“拜拜”。

“哎，就这么走了？你到底啥意思？我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容易吗？”思凤薅住二歪，好心情一下子没了。

二歪扶了下差点掉下来的眼镜，说：“过日子都好几年了，啥意思你不懂？俩鸡蛋嫌少了是不？”

“俺俩别猜闷儿似的，就问你这名还报不？给个痛快话！”思凤将筷子搁在桌上。

二舀说：“我本不想报，就是现在，我也没想好是报还是不报？你这一说，倒提醒了我，要是不报，我可能被人特别是你赵思凤嗤笑，好像我怕个啥。你不总拿肖竹菊老公说事儿吗，行，我报，还就报工业局！”

4

这是一九九六年北方S省省城一个初夏的早晨。尽管有人在媒体上把S省比做一个未老先衰、步履蹒跚的中年壮汉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负重前行，但壮汉仍张扬着活力。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在广场、在街旁、在公园、在小区，她的儿女们依然抖擞精神，憧憬美好的未来，舒展臂膀拥抱温暖时光，享受生活乐趣。

这次全省行政机关考录公务员规模前所未有的，考生来源面向全社会，允许各类企事业单位符合条件人员报考，并打破地域，允许农民身份报考。考录工作得到了省委、省政府的重视，省委组织部、省人事厅联合出台了《录用国家公务员考试管理办法》，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天明、省政府秘书长李南山亲自主持会议进行动员。

省直的笔试考场设在一所中学。今天是个星期天，一大早，校门口挤满了考生和他们的家属。思凤和丑丑陪二舀到了考场，看到如此壮观场面，看着考生们踌躇满志的样子，既激动又担心，还有点泄气。二舀傻呆呆的，在人堆里仰面背手望天。看着老公，思凤不知怎的，竟掉了几滴眼泪。距考试还有三十分钟，校门大开，考生们蜂拥而入，招手的嘱咐的喊叫的显得有些混乱，工作人员紧张地维持着秩序。夹在人流中的二舀按指示牌很快找到考场。二舀最不怕考试，而且还是要求苛刻的考试。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他经历了几百次大大小小考试，每逢考试像过年般兴奋。他对成绩做过统计，九十分以上占了七成，没有不及格的时候，而且都是率先交卷。不容他陷入更深的回忆，预备铃响了，监考老师宣布考场纪律，当场撕开考卷袋子，把卷子发到每个考生桌上。第二遍铃声响过，他和数百名考生进入紧张答题状态，所有考场呈现出令人窒息的寂静。他又是在考生中提前走出考场的，临近校门时，等在门外的人看着二舀，瞬间二舀的心头升起一种庄严。丑丑从围栏下钻过来，不顾工作人员阻拦，直奔老爸，喊着“我爸考上了，我爸考上了！”，引来周围一片笑声。

还别说，真叫宝贝儿子言中了，数日后笔试红榜刊出，李二舀榜上有名。思凤包饺子庆贺初战告捷。二舀请了三天假，找来一些与公务员有关的刊物，又到图书馆阅报室待了一天备考。

思凤虽照常上班，但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总想面试的事儿，赶上手头有稿子要写，刚写几笔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以为喝水能有镇静作用，可没多久又觉下边“潮涨”。刚想“排涝”，同肖竹菊走个顶头碰。肖竹菊长得瘦弱，但奶子挺大，被思凤肥身一撞，疼得捂胸咧嘴：死玩意儿，哪有像你这么走路的，今天撞我算你走运，要撞着总编，非让你赔个奶子不可。思凤根本没往心里听，突然生出一想法，把肖竹菊拉回卫生间蹲位上，说咱家那口子笔试合格，要面试了，哥儿们你可得帮忙了。肖竹菊想从蹲位上出来，被思凤按了进去，说就在这说吧。

“不就这点事儿吗？”肖竹菊忽闪着大眼睛反问道。

“那就歇了呗？”思凤把头探到肖竹菊那边。

“不是都表态了吗？你得让我出去了。”肖竹菊再次起来。

思凤不让，“光说不行，得发个誓或是拉个钩才行。”

肖竹菊戳着思凤前额，“我看你今天是有点魔怔了。”

5

面试那天，思凤找一套新衣给二歪穿。二歪说没必要，我要行，不在于衣服新旧，要不行，衣服新就能行？思凤说人靠衣裳马靠鞍，像不像做比成样。油渍麻花的穿戴，不得恶心死人家。二歪折中，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的。

面试按一比二进行，顺序以抓阄儿排列，二歪抓个第二。刘可可专干引领考生进入考场的活，引领二歪时，特意同二歪握了手说，不怪你家嫂子上心，二歪同志还真有两把刷子，并说了祝愿的话。二歪莫名其妙，也不好深问。

考官由七人组成，主考官是省工业局局长牛向西，坐在两边的是工业局副局长马奔腾、人事处处长郝乐乐，还有人事厅、监察厅的人。牛向西五十多岁，有一令人羡慕的将军肚，圆脸红润可人，近视镜后的目光透着油滑。二歪只瞄一眼，便对牛向西产生了厌恶。

面试共有五道题：报考公务员的动机是什么？如何与机关同志相处？如何看待当前腐败现象？给领导起草讲话稿应注意什么？行政相对方不满意时，应如何对待？

二歪不知从哪得出经验，每题宣读完毕，都在纸上列出要点，全面应对。原来这类考试有一秘诀：答漏了扣分，答错了不扣分。五题答毕，二歪也一头细汗。

牛向西琢磨着，田造文说的人选还可以的嘛，给二歪画了个相对高分。牛向西正

要宣布对二舀面试结束时，一工作人员匆匆走来向他耳语两句，没等牛向西起身挪步，一群人破门拥来。牛向西满脸带笑，说大家起立一下，欢迎天明部长、南山秘书长指导工作，并带头鼓掌。

“你们正常进行，我们就是听听看看嘛。”赵天明笑微微地说。

牛向西身子前倾，说虽然正式面试完了，天明部长和南山秘书长可以再提问一下，好给媒体一个方便。

赵天明说：“没想到你老牛挺有招法的，不过，还没征求考生意见呢？”

二舀一直站着，听天明部长这么说，摇头说没意见。

“我就想听听这位考生报考公务员的动机，心里咋想就咋说。不过要声明一下，这位考生答得正确与否，都不记入成绩，不受任何影响。”

二舀也与一些大人物有过接触，比如给新闻出版署署长提过建议，但只是书信方式。面对面地与高级领导接触，当场回答问题，平生还是第一次。

“那我按部长的要求，实事求是地回答。不知别人咋想，我就是想通过考取，改变一下我的处境，变得更好些，包括我全家的状况，比如收入、医疗、住房等一系列问题。当然，还要把工作干好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这个小同志有点与众不同，光想着自己一亩三分地，就没有点远大理想？比如当前我们省面临的经济困难，要扭住的‘牛鼻子’到底在哪里呀，你就不关心关心？”天明部长往前移了两步发问道。

“我说的是我目前的想法，目前并不代表今后，不过我要说真心话，否则没有意义了。关于解决我省面临的经济困难问题，我觉得起码有这几点需要重视：一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导向的产业开发、市场开拓的激励机制；二是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；三是搞好企业改革的试点。当然第二点最难，甚至不是我们省级政府能决定的。最容易的是最后一点，可有所选择地抓几个试点，作为重点突破、重点创新的先行者，进而探索搞好国有企业的可行路子。”

天明部长和南山秘书长不约而同地点着头。

6

二舀失眠了，思凤倒轻鼾起伏。二舀推醒思凤，要说话。思凤迷迷糊糊地说，反正都考完了，考上考不上，丑丑他爸的地位不会改变的。

一晃儿三天过去，二歪一家来到那所中学看榜。红榜用了四张大纸，远远地望像四面旗帜在阳光下辉映。二歪有点紧张，突然停下脚步，说俺仨儿“钉钢锤”，谁输谁去看榜。几个回合，大人赢了，不等发话，丑丑一溜小跑儿钻到了红榜前人堆里，使劲儿扯一胖阿姨裙子，说看上边有没有俺爸。那胖阿姨刚要发脾气，见丑丑圆头圆脑小样儿很是可爱，于是说，你爸怎不来？刚才讲好的，“钉钢锤”谁输谁来，我输了，不过，我爸有点紧张。丑丑说得一字一板。胖阿姨乐了，说那好，你自己看，那上有没有你爸。丑丑害羞地说，都是连笔字，我不认识呀。胖阿姨说你老爸叫啥？丑丑说了。胖阿姨于是在那榜上找，又说你爸真行，中了。丑丑立马挣脱出来，朝着爸妈这边飞奔，大声嚷着：“你爸真行，中了，中了。”

第二章 报到工业局

1

要离开编辑生涯的那些天，二舀越发对出版社有种不舍之意，毕竟那是从内心喜爱的一个所在呀！随着亲朋好友祝贺狂潮的消退，心中也不免生出几丝伤感。

接受一段集中培训后，二舀和其他几个新考录的便到工业局报到去了。先是在处长郝乐乐引领下，到机关各屋转一圈儿。第一家去的当然是牛向西的屋。牛向西与马奔腾在研究工作，没等郝乐乐介绍，就笑嘻嘻地说，是考录到我们局的新同志吧？郝乐乐说，都是第一天上班，向牛局来报到了。牛向西一一握手，说你们来了好啊，都是凭本事考上来的嘛，给工业局增添了新鲜血液。着一身深蓝色中山服的马奔腾也站起身“啊、啊”地随声附和。

出了牛向西的屋，又见了几个副局长，还有副巡视员兼企改二处处长王世宥、办公室主任田造文、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崔东风、企改一处处长万长顺……二舀同田造文握手时，田造文说，俺俩可是有那么点缘分。二舀先是一愣，很快反应过来，见眼前的田造文：细挑挑身材，梳理整齐的长发，一副微笑面孔，亦庄亦谐的目光，只是鼻间残存着青春痘没出好的疤痕叫人遗憾。二舀说，要从人家干姊妹那面论，俺俩可就是“连襟”了。二舀后来得知，田造文毕业于省城一所综合大学，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。在校期间，曾担任学生会多个职务，临毕业那年，当选为学生会主席，被组织部作为选调生进行培养，毕业就进了省工业局机关。

二舀报考的职位在企改一处。企改一处是工业局主要业务处室，主要负责国有大中型企业综合改革。具体是调查研究、起草领导讲话、综合报告分析、指导改革调整、情况信息反馈，为省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。处里共有七位同志，分别在三个屋

子里办公。处长万长顺自己单独一间，两位副处长一间，其他几个人挤在一间。二舀被“塞”在已是很拥挤的处员办公室。万长顺拉着二舀，向处里同志做了介绍，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，办公用具还没来得及安排。于是到后勤服务中心去领桌椅，并亲自擦抹干净。桌子旧点倒没啥，关键是摆放成了问题。原来四个桌子俩俩对面一摆，倒还显得规整，现在多了一个，摆哪都显别扭。最后安置在了屋门旁，二舀面墙背窗坐下，感觉像个看门的。万长顺拍二舀的肩，说只能先这样了。二舀觉得万长顺是个厚道人，条件差点，并非人家主观造成的，谁让你赶上了，便说没事没事，这样挺好的，虽然挤点，但不会寂寞，也好学习沟通。万长顺说，这是暂时的、暂时的，明天我还要找后勤，让他们再想想办法。说完，又去领办公用品了。

一个满头羊毛卷儿、大脸庞的男士站起身，说处长走了，我该说两句了，首先以本屋屋长名义，对新同志李二舀加盟本屋，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，并致以最最崇高的敬礼。然后握二舀手，说缘分，缘分啊！副处长阎晓也在屋里，觉得“羊毛卷儿”的话有点不中听，竖起凤眼“斥责”道：大张你说话得悠着点，人家二舀是新同志，熟悉你的知道是工业局的，不熟悉的还以为精神病院溜出的病号呢。听刚才这番话，二舀判断此人应是有嘴无心的那类，于是，握大张的手，说还请大张今后多指教。“那是一点问题没有，谁让我们上了一条贼船了。”大张得意扬扬地说。

2

半个月后，二舀听说一件事儿：牛向西要乔迁新居。

牛向西虽自小农村长大，但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农民痕迹，胖脸粉红，指如嫩葱，每日西服革履的。十八岁那年，眼看就高中毕业，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和几个同学搞个叫“追穷寇”的战斗队，给自己封了个司令。与别的战斗队不同的是，他们也喊也叫，但不动真格的，批斗当权派基本是“文斗”，当权派还可以坐着挨批。起初这个做法还行，随着战斗的深入，牛向西这套受到攻击，并被另一头头批判，司令的位置也没了。他写了不少检讨，想东山再起，但没人理会，只好养鸟捉鱼打发时光。也是歪打正着，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县里组建革委会搞“三结合”，被牛向西“文斗”过的老干部当了革委会副主任，一上任就派人打听牛向西的下落，举荐为自己分管的宣传组组长。“文革”后，牛向西一路攀升，三两年就是一个台阶，从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干到副市长、副书记。工作调动了，家也理所当然地随着迁徙。俗语说